



在慈孝走廊，老师为学生讲解“新二十四孝”。

宁海岔路镇位于宁海县西南部山区，400多年前，徐霞客经过此地时曾这样文字记述：“雨后新霁晴，泉声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好山好水好风光，然而岔路人并不满足于于此，他们还想把这里打造成现代“世外桃源”。

前不久，笔者走进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试图去追寻岔路播撒慈孝文化种子的路径。慈孝馆、慈孝亭、慈孝园、慈孝廊、慈孝墙……还有立于田头村尾的村训、家训的告示栏等，浓厚的慈孝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感受到岔路人传承慈孝文化朴素而又深沉的文化自觉意识。

追寻岔路慈孝文化的传承根脉



严颖颖在慈孝馆向学生讲解“孝的传承”。

慈孝文化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孔子就倡导“百善孝为先”。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慈孝，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在我们岔路，关于慈孝的风俗挺多的，而且代代相传，至今还在民间盛行。”在岔路镇干坑村的乾溪山庄里，当地民间文保员周衍平娓娓而谈，讲述岔路一带关于慈孝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引领我们一起探寻岔路传承、建设慈孝文化的民间根脉。

最出名的是慈孝面。宁海岔路垂面以软滑爽直、细腻味鲜、入口即化而闻名四方，是岔路人走亲访友时的常备礼品之一。垂面在当地还被叫作“慈孝面”，至今仍流传着一种风俗：新娘子嫁到婆家，第二天早上要亲自烧一碗垂面送给公婆吃，以示孝敬。

孝娘糕与孝娘桶同样体现了慈孝文化。在前童、岔路一带，流传着每逢三月三，出嫁的女儿要送炒粉糕给娘家的习俗，以示女儿对娘亲的思念、尽孝之心。原来，先前农村生产落后，民间有“三月荒荒”之说，即在春季三月时家里就面临断炊之危。已出嫁的女儿生怕娘亲挨饿，省下自己吃的，用炒糯米粉、红糖、生姜粉等做成炒粉糕，装在陪嫁过来的朱红飞金的提桶里，送到娘家。那个装炒

粉糕的提桶叫“炒粉桶”，又俗称“孝娘桶”，也是当年“十里红妆”中少不了的婚嫁器皿。

在岔路的婚嫁习俗中，“肚痛担（包）”和“公婆被”，也与慈孝有关。新郎前去丈母娘家接新娘时，要挑一担礼物，一屉一屉的篮筐里装满果茶烟酒糖等各色礼品，俗称“肚痛担”；或者塞给丈母娘一个红包，俗称“肚痛包”，意即感恩丈母娘养育女儿的艰辛付出；新娘要在陪嫁的被褥中抽出一条被子送公婆，以示对公婆的孝敬，这被子俗称为“公婆被”、“孝敬被”。

以前岔路还有一种颇有特色的风俗叫“哭嫁”，即女儿出嫁当天，母亲带着哭腔告诫女儿嫁入夫家要恪守做儿媳、妻子之道。此外，新娘子过门第二天，要给大家所有长辈一一跪拜敬茶……

“在岔路，像这样体现慈孝民风的习俗在日常生活、人情来往中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岔路人给外界的印象是特别注重慈孝礼节。”周衍平说。

除了民间传说、习俗外，另一个可以佐证岔路历来重视慈孝文化的则是：岔路各村的村训族规中均提到了“孝悌”。如《湖头村古训》第十一条：“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战战复兢兢，造次必于是。”《上坂村葛氏训族》第十九条：“聚族莫先于孝悌，不孝不悌，不得会拜祖庙。”《白溪村古训》中提到：“千万经典，孝义为先。”

在漫长的岁月中，正是这些浸透着慈孝内涵的民间习俗、村训族规，代代相传，慢慢沉淀，凝聚成一种深入乡民骨髓的文化基因，使得如今的岔路在打造“慈孝之乡”时有一种水到渠成的顺畅和默契。

慈孝文化润泽下的和美乡镇

——宁海岔路镇打造『慈孝之乡』

周燕波 王朝武/文



下坂村一对幸福的金婚老人。

慈孝文化传承的“岔路样本”

正是意识到民间慈孝文化传承深厚的根基，两年前岔路镇决定由妇联牵头，以挖掘、传承慈孝文化为抓手，启动“慈孝育德”的综合工程。

文化的启迪、传承和影响，需要找到与之相匹配、契合的载体，方能营造出更好的整体氛围。岔路首先从打造硬件入手，两年来该镇共投入专

项资金100余万元，在下坂村建起了占地17亩的慈孝园。公园内绿草如茵，树木成林。石椅、石块上刻着关于慈孝的圣句格言。公园一侧建起慈孝长廊，长廊的横梁上印着“新二十四孝”的图文故事。村民在此休闲健身的同时，还能随时呼吸到慈孝文化的气息。

在湖头村的慈孝馆里，用实物、

图文等形式展示了关于慈孝文化的解读及镇里开展慈孝活动的成果。此外，岔路还有慈孝广场、慈孝墙、慈孝桥、慈孝亭……总之，在岔路镇，随处可见各种带着慈孝文化印记的载体，它们组织成一张内容丰富、鲜活的慈孝文化辐射网络。

文化传承的希望在于孩子，故岔路的慈孝教育从娃娃抓起。“慈孝文化进校园”活动这两年在岔路镇开展得如火如荼，如去年举行了“校园十佳慈孝小明星”评比、“慈孝共签名”、“六一”慈孝主题书画大赛等活动。岔路镇中心小学还成立了一个“爱心成长室”，把评选出来的全镇慈孝家庭的事例、典型人物的图像挂上学校的宣传栏，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懂得敬重、感恩长辈的道理。

今年清明前夕，岔路镇中心小学

组织学生春游。“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在慈孝园里，孩子们在老师的指挥下，抑扬顿挫地背诵《弟子规》。之后，老师还特意带孩子去湖头村的慈孝广场里，聆听慈孝宣讲员讲述“慈孝面”的传说、慈孝家庭的事迹；领着孩子们参观“慈孝廊”，耐心地向他们讲解廊梁上展示的“新二十四孝”的故事。最后，老师还领着孩子们走访村里的一户户金婚家庭，听走过漫长岁月的金婚老人讲述慈孝代代相传、家和人美的人生故事。

“通过慈孝感恩教育系列活动，我感觉学生们身上的任性、娇气少了，对父母的体谅、关心多了。”岔路镇中心小学的姜老师说。

“正家风，首在行孝道。”孝是家风的核心内容。从去年起，岔路镇妇联还注重把慈孝文化与家风建设结合

起来，以“家风、家训”、“节俭养德”等主题教育活动来提升全镇妇女的素养。岔路镇妇联编写了《慈孝·家风》读本，发放给每户村民家庭，促进全镇营造“讲慈孝话，行慈孝事，做慈孝人”的和谐氛围。此外，通过深入挖掘各村家训、家规、家谱里与慈孝相关的内容，把慈孝文化与家风建设结合起来，并纳入到村规民约之中。如湖头村把古训印在墙上，制成一面宣传文化墙，下坂村建起了“祖训墙”。去年5月，岔路镇还开展了“秀秀合家欢——寻找最美家庭”随手拍活动，向全镇人民征集反映和美家庭生活的照片，选出的优秀作品在湖头慈孝广场集中展览。这些照片以“长慈幼孝”为主题，展现了“孙女给奶奶梳头”、“儿子给妈妈洗脚”等一个个充满天伦之乐的温馨画面，传递着浓厚、深情的慈孝气息。

让身边的榜样诠释慈行孝心

孝感动天、卧冰求鲤、黄香温席……古代一个个慈孝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在岔路镇，慈孝的种子在深厚的土壤里生根抽芽，绽放出怡人的道德馨香。

据岔路镇妇联主席严颖颖介绍，岔路镇已经连续两年开展“慈孝家庭”评选，如今全镇已有16户“慈孝家庭”。在严颖颖的介绍下，笔者在岔路镇下坂村、湖头村等地采访了几户慈孝家庭，感受到他们默默坚守孝道的难能可贵。

“我觉得孝顺，首先该体现在一个‘顺’字上。子女多关心、体贴老人，让老人心情顺畅，这应该是最起码的孝心。”下坂村前村支书周贤科袒露了自己对慈孝的理解。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忠实践行孝道的人。20世纪80年代，他还在内蒙古承包建筑工程，收入十分可观，然而当他接到60多岁的母亲跌倒受伤的消息后，毅然放弃那里的一切，回乡照顾父母。

在湖头村，村民葛存子是大家公认的孝子。他家里住着两位耄耋老人，一位是他95岁的母亲，另一位是他妻子94岁的姑妈。2010年他的老母亲半夜起床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大腿髌骨碎裂，从此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年多。葛存子为母亲擦身穿衣，端汤递水，每天定时给她按摩腿脚……当时老人萌发了回湖头村老屋居住的念头，为了满足母亲叶落归根的心愿，葛存子毅然辞掉了在城里干了10多年的工作，回到湖头村老屋照顾母亲。

葛存子妻子的姑妈膝下无儿无女，2011年，姑妈患老年痴呆无人照顾，葛存子得知后立即把姑妈接到家中。为了方便照顾两位老人，葛存子夫妇与两位老人同睡一个房间，老人一有响动，他们就起身察看。

朴实、忠厚的葛存子是这样解释他的“慈孝观”的：“我妈当年拉扯

我们兄弟姐妹6人长大，不知道吃了多少苦，现在她老了，我作为儿子照顾她是义不容辞的。再说对我这样60多岁的人来说，母亲还在身边也是一种福气呢！”

在岔路镇，这样的慈孝例子还有很多：如“一个人撑起一个家”的施平娇，自丈夫去世后，一人办起了养鸡场，用勤劳的双手支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婆婆动完手术出院后在家躺了6个月，施平娇端茶递水贴身服侍婆婆6个月；还有十几年如一日照顾年迈母亲和大哥的兆岸村村民王乘红；“长嫂当家，慈孝传家风”的爱心好媳妇杨稳娟；一人挑起照顾病弱公婆、抚育幼子的重担的下坂村80后留守媳妇周芳……

榜样人物的慈言孝行如涓涓细流滋润心田，感动他人，促进了邻里之间、婆媳之间等人际关系的和谐。下坂村村支书周方权说：“在我们下坂村，如果哪家婆媳闹矛盾或妯娌相争，大家就会用周芳的事例去劝说，

只要一提周芳，当事人心里的愤懑情绪就舒缓多了，所以这几年村里闹家庭纠纷的现象少了许多。”

“当我在整理、汇编这些慈孝家庭故事时，心里就在想：几百年以后，现在这些慈孝人物和事例不就成了留给岔路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吗？”严颖颖说。

得天独厚的山水养育了岔路人，而慈孝文化的传承，让岔路百姓享受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和美生活。笔者了解到，在岔路长寿老人很多。全镇2.8万人，百岁老人就有两位，90岁以上老人75位，80岁以上老人有799人，从许多老人的脸上，我们看到了安详、知足的幸福笑容。

文化如水，悄然无声地滋养灵魂，一代又一代绵延不息；慈孝如玉，温和圆润，抚慰一颗颗浮躁功利之心，散发和美、温馨的道德光芒。岔路的现代慈孝文化构建与传承已经有了一个美丽的开端，相信它也能在未来谱写出一段祥和、安乐的中华慈孝乐曲。



葛存子一家人。

耍牙传人

——叶全民

自述 耍牙选用的是家猪的下颌獠牙，并采用一套繁杂的程序制作而成。表演时演员口含2颗、4颗甚至8颗以上獠牙，快速吞吐，上下左右欹动，是与川剧变脸艺术相媲美的一项绝活。

1978年，在当时宁海平调剧团白石头驻地，我遇到了后来成为我师傅的耍牙第4代传人王万里。他拿出6枚獠牙，随手往自己口中一丢，只见獠牙如有神助，在口中自如翻动，做出不同造型，看得我眼花缭乱。当时出于对耍牙这门技艺的好奇，就接纳了王万里师傅送我的6枚獠牙，成了他的徒弟。

在练习过程中，耍牙第3代传人杨先达先生不断给予悉心指导，终于使我掌握了6牙13个造型的表演技巧，并开始登台表演。1980年8月，我参加浙江省专业剧团青年演员会演，在平调传统剧目《金莲斩蛟》中饰演李蛟，获得会演一等奖。

随着自己对獠牙掌控能力的提高，我觉得8牙13个造型不是终点。我常常对着镜子苦心训练，耐心琢磨，最后做到能同时要10颗牙，做出30余种造型，并由实践中总结出从耍牙进入舞台表演的理论和“静要在意，行耍牙不乱，动要在于情”的耍牙要诀。

1985年，我调离平调团，但对耍牙艺术的钟爱之情并未减退。30年间，不仅培养出耍牙艺术的第6代女传人薛巧萍，还于2013年3月起担任宁海平调艺术传承班耍牙指导老师，希望能在培养的5名学生中发现优秀的传承苗子，让耍牙这一舞台艺术瑰宝长盛不衰。

(严龙 整理)

文坛艺苑点将录



(严龙 摄)

叶全民，1956年10月出生于宁海县城关。1970年考入宁海平调剧团，工花脸，在多个平调剧目中担任主角。为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宁海平调耍牙表演艺术的第5代传人，2012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